

阿尔及利亚史

〔法〕加布里埃尔·埃斯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阿尔及利亚史

(1830—1957 年)

〔法〕 加布里埃尔·埃斯凯著

上海师范大学《阿尔及利亚史》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  
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上海人民出版社

Gabriel Esquer

HISTOIRE DE L'ALGÉRIE

(1830—1957)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7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二版译出

内 部 读 物

阿 尔 及 利 亚 史

(1830—1957 年)

〔法〕加布里埃尔·埃斯凯著

上海师范大学《阿尔及利亚史》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625 插页 3 字数 76,000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11171·85 定价: 0.61 元

62185/01

1

出版说明

《阿尔及利亚史》是一本简要地叙述自 1830 年法国入侵起到 1957 年为止的阿尔及利亚历史的小册子，它着重介绍阿尔及利亚现代史。本书于 1950 年第一次出版，我们根据 1957 年第二版增订本译出。

作者加布里埃尔·埃斯凯曾经长期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府图书档案保管员、国立阿尔及尔图书馆名誉馆长。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阿尔及尔的占领》等。他在本书中对阿尔及利亚历史的评述，完全是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沿袭了陈腐的资产阶级观点，诡称法国最初占领阿尔及尔“是结束了一场混乱的债权清算”，胡说柏柏尔人和卡比尔人的解放战争“是由于显贵的虚荣心受到打击而引起的”，并宣扬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繁荣昌盛。值得注意的是，在 1957 年增订本中，作者更是恶意攻击 1954 年阿尔及利亚反

对法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是“盗匪行径”；而在篇末，作者甚至预言阿尔及利亚终久要向帝国主义乞讨才能活下去。

革命导师早就对这种美化殖民制度的反动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恩格斯在1857年指出：“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每个新总督上任无非是为了重复他的前任的一切暴行”。^①一部阿尔及利亚近现代史，正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进行侵略和剥削的血腥罪行的记录。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以后，一个多世纪以来，阿尔及利亚人民一直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爆发武装起义达五十余次。一部阿尔及利亚近现代史，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英勇斗争的记录。本书虽然对此竭力加以诋毁，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过。阿尔及利亚人民经

^①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04、107页。

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终于赶走了法帝国主义，于1962年独立。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关于“**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①的论断的无比正确。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乞讨也能活下去，而且生活得更好，事实宣告了作者预言的破产。

目前，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有关阿尔及利亚的著作虽然不少，但重点大都不是叙述阿尔及利亚现代史。本书在这方面可供参考。

^① 引自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目 录

第一章	远征阿尔及尔	1
第二章	七月王朝治理下的阿尔及利亚	6
一、	有限占领和自由殖民(1830—1840 年)	
二、	全面征服(1841—1847 年)	
三、	阿拉伯人的政府。有领导的殖民化(1841—1847 年)	
第三章	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治理下的阿尔及利 亚 (1848—1870 年).....	43
第四章	第三共和国治理下的阿尔及利亚 (1871— 1940年).....	47
一、	阿尔及尔公社。卡比尔人暴动。征服撒哈拉。	
二、	政治制度。经济设施。土著政策。	
第五章	1940 年到 1953 年的阿尔及利亚	83
第六章	暴动 (1954—1957 年)	116
简要书目		157
人名译名对照表		160
地名译名对照表		168

第一章

远征阿尔及尔

占领阿尔及尔，既不是实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计划或一次旨在解放俘虏的十字军远征，也不是补偿了法国在摄政区的权益所遭受的某些严重损失，而是结束了一场混乱的债权清算。

两个阿尔及尔的犹太商人巴克里和比斯纳赫，曾承担为督政府供应一批小麦。他们履行义务的方式，使这件事成了可疑的交易，从而把结算拖延了下来。这两个商人用贿赂取得了达来朗^①的庇护，后者就让人们作出决定，既然阿尔及尔德伊^②侯赛因本身是巴克里-比斯纳赫的债权人，那

① 沙尔·莫里斯·达来朗-贝里戈尔 (Charles Mauric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公爵，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 (1797-1799、1799-1807、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 (1814-1815) 的代表；以政治上极端无原则和贪婪著称。——译者

② 德伊，1671-1830 年期间阿尔及利亚的土耳其封建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就与这笔债权有直接关系；从这时起，这笔可疑的债权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国家事务。在犹太人领到了好几次分期付款以后，他们的最后账单已从一千八百万减为七百万，对于被认为债权的这七百万，他们有特权收取，因为他们是代表巴克里的亲属或朋友的。德伊对这一亲属的结算是不了解的，而 1820 年 7 月 24 日的条例也没有把他作为收款人，于是他的债权在法律上就被完全剥夺了。

对于侯赛因的要求，国王政府没有作出其他答复，只是就阿尔及利亚的赖斯^①侮辱教堂的华盖一事要求赔偿，而侯赛因却把得不到答复的原因归咎于法国领事皮埃尔·德瓦尔——他的不明朗的态度激怒了侯赛因。1827 年 4 月 29 日，正值巴伊兰节^②之际，德瓦尔前往庆贺，侯赛因再次询问德瓦尔，为什么法国政府一直不予答复。领事申辩道：“我国政府将不给您信件，这就是说您的请求无效。”这个用平常的或者粗暴的语气所作的回答，使德伊大发雷霆。他命令德瓦尔离开，德瓦尔

① 赖斯 (reis)，土耳其帝国官员和大臣的称号。——译者

② 巴伊兰节 (Baïram)，两个穆斯林节日的名称：一个在伊斯兰历最后一个月（朝圣月）的第十日，称为大巴伊兰；另一个在斋月结束时，称为小巴伊兰。——译者

却丝纹不动，于是德伊用自己的扇子打了他。

查理十世政府当时正穷于应付国内政治上的困境；而希腊事件^①所引起的纠纷，使法国舰队羁留远方，无法行动。在二十二个月中，政府对于阿尔及尔，只坚持封锁和进行同样毫无成果的谈判，坚决要求侯赛因谢罪，而侯赛因却认为不应该由他来道歉。1829年8月3日，打着使者旗子的“普罗旺斯”号二等艇无缘无故地遭到阿尔及尔炮台的轰击。政府还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与埃及的帕夏穆罕默德·阿利进行谈判，阿利以征服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摄政区为己任。他的这个荒诞计划，颇得内阁首相波林尼雅克^②的赏识，他想入非非地把它看作为实现“从地中海非洲沿岸直至亚洲内部建立法国的势力范围”这样一个宏伟计划的步骤。

政府为了结束上述事情，也希望取得胜利来提高威望，决定于1830年2月发动远征。经过三个月的准备，5月25日，海军上将迪佩雷的舰队离开土伦，舰上载有布尔蒙将军带领的一支三万

① 指1821-1829年希腊独立运动。——译者

② 一译波里雅克。——译者

人的部队。由于遇到恶劣气候，舰队在帕尔马稍作停留以后，于6月14日在西迪费鲁希港湾登陆。19日，在斯塔乌埃利击溃了土耳其-阿拉伯部队。29日，法军到达一处，从这里可以望见皇家城堡——它于7月4日被摧毁。晚上，布尔蒙向侯赛因发出一份协定文本，要德伊照此签字。阿尔及尔城便无条件投降了。布尔蒙对所有居民的人身自由、宗教活动和财产所有权给予保证。翌日，法军占领了阿尔及尔。

这样，法国就在整个摄政区取代了土耳其的权力，对于胜利者来说，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而对这片土地的无知则导致他们犯下了严重错误。人们不是利用现存的事物，而是仓促应付。他们径自进行活动，仿佛土耳其人没有建立过政府似的；而土耳其人尽管人数不多，还是能够管理这片地区，并足以处理政权和居民——包括阿拉伯人和伊斯兰化的柏柏尔人——之间关系的。犹太市民和摩尔市民，由于考虑到顺从的好处，向胜利者献殷勤，在这些市民之中，我们发现了一批“优秀分子”，他们同那些被视为“粗野者”的阿拉伯人截然不同。人们把这些“优秀分子”看作为不可缺少的人，并

利用他们组成阿尔及尔市政府，其成员连最下层的人也有份。人们不是任用一个军人，而是找一名出身和职业都被人瞧不起的、不象阿拉伯阿加^①那样受人尊敬的摩尔商人。对于那些只要求归由法国国王雇用的土耳其民军，由于摩尔人的告发，都被送往小亚细亚。炎热的气候，使得部队的卫生条件变得“极坏”。8月11日传来了七月革命的消息，那些曾占领过瓦赫兰和波尼^②的部队被召回到阿尔及尔，并以三色旗来替换白色旗^③。

7月7日那天，布尔蒙宣称：“摄政府大致在十五天以前已经降服”，这是将被事实所否定的乐观主义看法。征服阿尔及利亚该是一项长期的、代价高昂的工作。一个胜利者总得迫使战败者接受他的统治，对已征服的土地行使征服者的权利。这双重的事实占居主要地位，并说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历史。

① 阿加 (agha)，意为指挥官和部族的长官。——译者

② 波尼，现改名安纳巴 (Annaba)。——译者

③ 三色旗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白色旗是复辟王朝的国旗。——译者

第二章

七月王朝治理下的阿尔及利亚

一、有限占领和自由殖民（1830—1840 年）

查理十世把一个未作任何立约的容易放弃掉的征服地留给他的继承者。将近 7 月中旬的时候，查理十世曾决定法国将保有阿尔及尔。国内体制的更换，并没有改变已经采取的决定。热拉尔内阁于 11 月 30 日明确表明了“建立一个重要殖民地”的意图。法国对比利时事件的不关心态度，使英国从法国对阿尔及尔的占领中看到一种补偿——它有利于转变法国对来因河左岸的野心。安特卫普^①将是阿尔及尔的赎金。由于英法两国政府都必须考虑各自国内的舆论，双方都意识到最好还是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① 安特卫普，比利时港口名。——译者

由此可以说明，在巴黎，议会为什么责令政府宣布法国是否留在阿尔及尔，可是大臣们从未作过明确的回答，反正关于这个地区，它的居民，它的资源和法国能从中获得那些利益，没有人掌握可靠的资料。实行一项确定的政策是谈不上的。但是那些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而又希望确定其前途的军官、官员、移民、记者和普通人，却并非没有编写出一部专著、一些小册子来。在这些作品中，主张放弃和主张保有阿尔及尔，都自称是为法国的利益着想的。政府再也不能利用摩尔人了，因为他们在阿尔及尔策划了恢复穆斯林政府的拙劣阴谋，致使他们流亡巴黎，而当时巴黎人却把这些香料商人当作是阿拉伯的显贵。

然而对于反对派来说，这个问题倒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有一些本来就反对殖民活动的人，从法国以前曾放弃印度、加拿大和圣多明各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认为法国缺乏殖民者的才能，而对法国来说，夺取新领地是疯狂的举动。幻想阿尔及尔完全象老殖民地那样，能够生产咖啡、棉花、靛青、甘蔗，这不仅使那些在西印度群岛有利益的人，而且也使种植甜菜的各省议员们感到不安，他

们已经看到阿尔及利亚的食糖充斥法国市场。人们所熟知的非法征课、就地正法和毫无成果的军事行动，终于使那些身居议会要职的“大人先生们”为之头痛，这些先生们，满脑子装的是经济上合算和正规管理的想法，他们对军人本来就不信任。

因此，对政府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有待于从非洲所经历的种种事件中取得一项经验，从而再从这种经验主义中得出一条原则。政府指令派往非洲的将军们向它报告情况，而不让他们谈论。但是在阿尔及尔相继任职的指挥官们，却总是按照他们先入之见和各人的禀性来揭示这个地区。

至于布尔蒙的继承者克洛塞尔（1830年9月至1831年2月），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得出了与他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相一致的关于阿尔及尔前途问题的看法。他的远征麦迪亚只是简单地来回兜了一圈，以此作为拿破仑式捷报的根据。有了他，一切都显得轻而易举，巴黎满意地获悉，占领这个地区只需少量的费用和人员，况且这个地区还将成为法国的财源。但是，正当克洛塞尔同突尼斯贝伊达成协议，决定将瓦赫兰省和君士坦

丁省由臣属法国并向它纳贡的突尼斯亲王来治理时，这一从财政上来看大有好处的而又不花多大代价就能扩大我们主权的计划，却被外交大臣取消掉了，这位大臣因一位头脑简单的将军擅自同一位外国君主进行磋商而感到不快。

克洛塞尔让位给贝特泽讷(1831年2月至1831年12月)，他也要指挥远征麦迪亚。他没有在失败中改变策略，弄到不得不在阿尔及尔筑垒孤守。他在一些报告中反复提到，这个地区没有前途。这种悲观主义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卡齐米尔-佩里埃内阁采取一些措施，表明不能放弃。1831年6月5日，巴黎成立了阿尔及尔事务管理局；一个民政总监被派往非洲，领导那里的行政。陆军大臣苏尔特在四年之中一直关心新殖民地，把占领军人员增加三倍。因已占领波尼，人们在东省份得以站稳脚根，波尼的卡斯巴^①，在于代使团屠杀案以后，即由优素福、达尔芒迪和“贝亚恩人”号的水兵占领，成为以后攻打君士坦丁的基地。

总司令罗维戈(1831年12月至1833年4月)

^① 卡斯巴(Casbah)，中世纪柏柏尔地区统治者的宫殿和城堡。——译者

和民政总监皮松连续不断地发生冲突，双方都不曾预见到彼此必须互让。罗维戈带有他作为警务大臣的老习惯。一个错误念头驱使他去铲除乌菲阿斯部落，这就引起了他们的复仇行动，杀害了一支法国分遣队。他执行那个战时会议的纪律，把两名只持有一张通行证而闯入阿尔及尔的阿拉伯酋长判处死刑。由于这样，他就成了这一地区——他认为这里潜力“无穷”——的狂热者。与之相反，皮松是一个严格而刻板的官员，他憎恶一切专制独裁，坚决保卫国库，反对设置罗维戈要用以安插其亲信的一些职位。同时，由于他曾参加过我们领地圣多明各的结束工作，因此对于阿尔及尔的前途抱着悲观的情绪。皮松和罗维戈之间的冲突，到卡齐米尔-佩里埃死时才终止。苏尔特出任内阁首相后，重新领导起非洲事务。新任民政总监让蒂·德比西改归总司令管辖。

阿尔及尔的消息使得政府处境尴尬，因为它拿不出占领的半点成绩给议会看。为了赢得时间，为了使那些不关心这个问题或者甚至反对的人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为了对非洲的局势有一个明确的看法，苏尔特命令组织以就地调查为任务的阿